



蔡特金傳

路易絲·多尔納曼著

蔡 特 金 傳

路易絲·多尔納曼著

北京編譯社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一九五九年·北京

Luise Dornemann
CLARA ZETKIN
Ein Lebensbild
Dietz Verlag Berlin,
1957.

根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狄茨出版社1957年德文版译出

蔡 特 金 傳

[德]路易絲·多尔納曼著
北京編譯社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32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6號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 850×1168 公厘 $\frac{1}{32}$ ·印张8 $\frac{1}{2}$ ·插页7·字數213,000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02·262 定价(六)0.98元

序

本書在紀念克拉拉·蔡特金一百周年誕辰時出版，是要把這位偉大的德國社會主義者及和平戰士的生平介紹給勞動人民，首先是我們的婦女和母親們。作者並不是想寫一本包羅萬象的、評論克拉拉·蔡特金的全面工作的傳記。這一工作只有在德國工人階級的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歷史編出以後才能進行。

撰寫本書的主要根據是附在書末的那些資料；但是我也得到工人運動的很多老干部——克拉拉·蔡特金的戰友和同路人的幫助，他們把克拉拉的生平詳細地介紹給我，並給了我重要的指示。我向他們致謝。

我首先要感謝克拉拉·蔡特金的兒子教授瑪克西姆·蔡特金博士同志，他的夫人艾米麗亞·蔡特金-米樓維杜娃同志和克拉拉·蔡特金的姪女伊麗莎白·露弗特同志，以及教授赫爾曼·董克爾博士同志。

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所屬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院的工作人員對我編寫這本書曾給以盛情的幫助、建議和支持，萊比錫工人運動歷史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和一些蘇聯朋友對於這本著作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我在這裡一併表示感謝。願本書成為一切獻身於和平和我們祖國統一事業的人們的一個鬥爭武器。

路易絲·多爾納曼

1957年3月於柏林

为人类謀幸福的一生

你們希望了解我們民族的偉人，你們願意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性——克拉拉·蔡特金就給你們作出了榜樣。

威廉·皮克

一生中将近 60 年的活动与德国的和国际的工人运动密切結合的克拉拉·蔡特金，不仅仅屬於德意志民族，而是屬於全人类的。凡是为爭取世界和平，为謀全人类幸福而斗争的人，不问他們说什么語言，帶哪种膚色，都一致重視她的工作。

克拉拉·蔡特金的一生反映了 70 多年的德国历史，她出身于进步市民阶層，家庭充滿資產階級革命的气氛，她就是在这样的傳統教养中成長起来的。她的外祖父耶安·多米尼許·維塔累——一个意大利-法兰西商人家庭的兒子，拿破侖·波拿巴的傳令軍官——是法兰西革命的忠实拥护者。他追随着拿破侖作了多次远征，曾受到拿破侖的賞識。因为拿破侖由执政官自封皇帝，背叛了耶安·多米尼許所信仰的資產階級革命理想，他就离开了拿破侖。

克拉拉·蔡特金賦有丰富而卓越的天才。她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天才的作家、有敏銳的理解力和非凡的实践力的妇女，也是坚强的领导人物。同时她有一付慈母般的热心腸，使她对同胞的不幸和痛苦感同身受，使她慷慨激昂地反对不公平、压迫和殘酷行为。因此她把自己的生命貢獻給那些飢寒交迫和受压迫的人，貢獻給反对剝削、反对战争的斗争。在頒布了反社会主义者法以后的艰难岁月里，二十一岁的蔡特金挺身参加了工人运动。

克拉拉始終感到与劳动妇女是共呼吸同命运的。吸引千百万

劳动妇女和母亲参加本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是她奋斗了大半生的一项任务。妇女们刚从狭隘的家庭圈子向社会生活迈出第一步会遇到很多困难，她耐心地帮助她们克服这些困难。克拉拉·蔡特金训练她们，鼓励她们，并教导她们相信本身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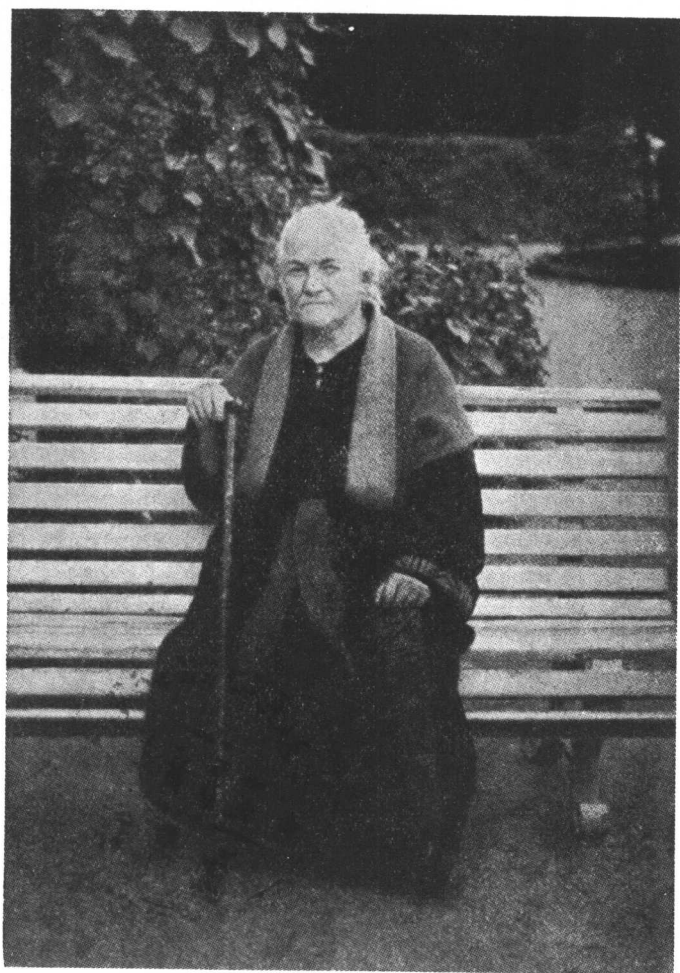
此外，她还是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一个重要领袖。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她还亲自会晤过后者)的杰出学生，战斗在奥古斯特·倍倍尔的党的最前列。十月革命以后，她成了列宁的战友，德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一位领袖。

她以热情的和平战士身份一直站在劳动人民，特别是妇女和母亲们的前面，高举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旗帜达几十年之久。她坚定不移地相信质朴的劳动人民的国际团结具有强大的力量，足以制止战争，足以粉碎帝国主义者和军国主义分子的势力。她在临终的时刻，当希特勒法西斯主义已经建立了血腥统治的时候，还号召全体爱好和平的德国人，首先是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号召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消灭法西斯主义，使人类免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祸。

“从耶安·多米尼许·维塔累到列宁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有一次克拉拉·蔡特金的儿子瑪克西姆·蔡特金教授在我们谈到他母亲时会沉思地说。实际上它确是一条漫长的道路，荆棘丛生，顽石遍布，它跨过高山也越过深谷，但它是一条正确的路。耶安·多米尼许为一次革命而战斗，尽管这次革命的最优秀的战士们有追求美好世界的一切可敬的憧憬，但最后所能获得的结果无非是以资本主义的剥削代替封建主义的剥削。他的外孙女生活并战斗在一个时代的开始，这时候人类正准备实现一种理想，自从斯巴达克和第一批基督教殉教者的时期以来最优秀、最高贵的人受苦难、抛头颅就是为了这种理想。克拉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把自己的生命跟以消灭最后的剥削制度和建立和平世界、社会主义世界为天职的那个阶级结合起来。她高兴地看到自己的梦想已经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实现。使这个梦想在自己的祖国实现。

烂繁荣的现实生活是她最热烈的愿望。

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她就在法西斯主义的乌云笼罩着德国的时候逝世了。但是她深信社会主义与和平终归要战胜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和战争，不仅在德国，而且是在全世界。



克拉拉·蔡特金

目 次

序.....	1
为人类謀幸福的一生.....	2
一 幼年时代和青年时代.....	1
二 在反社会主义者法时期.....	13
三 流亡时期.....	28
四 今天是被压迫者——明天是胜利者.....	43
五 和平女战士.....	79
六 主要敌人在国内.....	127
七 光明来自东方.....	152
八 决定性的几个月.....	160
九 “生活在那里，就战斗在那里”.....	172
十 爱国者.....	203
十一 苏联的朋友.....	218
十二 国际团結的鼓吹者.....	232
十三 光荣.....	235
十四 “当前最需要的是統一战綫”.....	239
十五 死和不朽.....	254
〔資料和参考書目〕.....	256

幼年时代和青年时代

1

在厄尔士山脉的前麓，介乎莱比锡和卡尔·马克思城之间有一个叫作维德劳的村庄，坐落在维德河畔。山谷里紧靠河岸櫛比相連的篷門簷戶，从前住的是袜工、手工业者和短工。河两岸有一道狭窄的木桥相通。丘陵地上农田和牧场之间点缀着一些漂亮的农舍。

过去的小学校舍位于上村——紧靠乡村小教堂，它也象教堂和村里所有其他的房子一样是石板盖頂的。克拉拉·蔡特金在这所房子里度过她的童年，在这儿她感受到終身都在她内心里起作用的人和社会的深刻印象。

克拉拉·蔡特金的父亲戈特夫里德·埃伊斯諾在 1853 年，即她出生以前四年来到维德劳担任乡村教师兼歌唱隊長。那时他已经四十七岁，体格跟农民一样，但有着学者的面孔和溫良的眼睛。戈特夫里德·埃伊斯諾是邻近地方一个佃农兼短工的兒子。他在幼年时代过过世代奴隶的悲惨生活。他还知道低三下四給地主服徭役是怎么回事。这个非常聪明而好学的男孩引起了一位富于感情的牧师的注意，多亏这位牧师的好意培养——这是違反出身貧賤的父母的意願的，他才能够成为教师。戈特夫里德·埃伊斯諾十六岁当上了“兒童教师”，最后并升为维德劳的小学教师。这所小学跟当时一般的情形一样，有两个小教室，由他和一个助理教师給大約一百八十个兒童講授讀書、写字、算术和宗教的基本概念。

戈特夫里德·埃伊斯諾的同时代人和他的子女都一致說他是个非常出色的人，比他的許多同事优越得多。他在短短几年中获得

了高深的(虽然有严格的新教束縛着)修养,并且成了杰出的風琴手。人們多方設法邀他到萊比錫去当歌唱隊長,但他不去,因为他跟自己的故乡和人民巩固而密切地結合起来了,他是个真正的人民教师。他的心属于兒童,属于飢寒交迫和被压迫的人。正如克拉拉提到他时所說的那样,他是个托尔斯泰型的基督徒,也就是說是个实践的基督徒,他按照聖經格言“你应当爱人如己!”那样生活。

这个子女已經成年的鰥夫小学教师在来到維德勞两年之后又結了一次婚。他續娶的妻子約塞芬·維塔累(她的前夫是萊比錫一个死于霍乱的医生)就是克拉拉的母亲。

戈特夫里德·埃伊斯諾是一个出色的男人,約塞芬·維塔累也是她那时代的一个非凡的妇女。她父亲耶安·多米尼許·維塔累出身于一个意大利-法兰西商人家庭,是法国大革命的热烈拥护者。他是拿破侖的聖西尔軍官学校出身的,曾多年充当这位皇帝的侍从傳令軍官,皇帝非常器重这个青年将校,屡次派他担負特別使命和表揚他。但是他在拿破侖的声誉登峰造極的时候离开了拿破侖,因为——后来克拉拉这样說——这位共和国的將軍变成了貪婪的侵略者。此后,耶安·多米尼許卜居在萊比錫当法文教授。

約塞芬·維塔累不愧为她父亲的女兒。她时常对自己的子女講述法国革命的事迹,教育他們尊重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理想。她一面用手指在窗玻璃上敲着鼓舞人心的拍节,一面教他們唱馬賽曲。約塞芬夫人还是資产階級妇女解放运动的積極代表。她以奋發的热情——她父亲的一种遺傳——热烈地拥护当时在市民階層中十分新穎的主張:妇女必須在物質上独立,必須有职业。

她同情 1848 年的德国革命,并且和抱自由思想的市民階層保持联系,——这是十分自然的事。她在維德勞發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那就是革命期間領導維德勞农民到德累斯登去的四十八岁的胥岑迈斯特博士。統一和自由的呼声重新响彻全德国,体育家运动庆祝复活的时候,她和胥岑迈斯特在六十年代中期共同成立了一个体育协会。維德勞的妇女們在她的监制下,綉出了黑紅

金三色的会旗。后来这位母亲还在本村成立妇女联合会，这个妇女联合会跟路伊塞·奥托和奥古斯特·史密特的妇女运动有联系，是德国境内这种联合会中最先成立的一个。

維德劳的教师和他的繼配是少有的一对夫妇。当他把这位被村民称为“埃伊斯諾夫人”的样子有点象外国人的高尚城市妇女带到家里来的时候，农民們都非常惊讶。紛紛暗中打听他們是否合得来。事实上两个这样不同的人之間确实存在种种意見紛歧，在宗教問題上也不例外。他們常常爭論，有时甚至爭論得很激烈；后来克拉拉談起自己父母的家庭时还說那真是個辯論俱樂部。虽然如此，她的父母却彼此非常相爱，家庭生活也十分幸福。两夫妇全都忘我地为全人类的自由和博爱服务，絕對沒有任何偏狹和斤斤計較的惡習。

克拉拉生于1857年7月5日，是戈特夫里德和約塞芬·埃伊斯諾的三个兒女中最大的。她有弟妹各一个，她很爱弟弟，一直到晚年跟他感情都非常好。

村民們記得，克拉拉在小姑娘的时候有着粗实的金黃色辮子和淡褐色的眼睛，这对眼睛每逢看到什么她覺得是不公平的事，生起气来，就炯炯發光。她是个无忧无虑的快乐孩子，事业心極大，并富于友好精神和帮助人的热忱。村里少年游戏时，她是受到一致爱戴的領袖，玩得越粗野，她越高兴参加。对她說来，沒有上不去的树，也沒有过不了的沟，哪一場斗毆也短不了她。

埃伊斯諾家这三个孩子进了乡村小学，父亲就是他們的啓蒙先生。后来克拉拉和弟弟跟一群乡村男孩一塊由她父亲授課，准备升中学。克拉拉在父亲的学生中远比別人聪明。她學習既热心又迅速，孩子时代就善于思考她所學習的和遇到的一切事物。克拉拉虽然絕不是好呆在家里的人，却很欢喜看書。她在父亲的書架上發現了一些書，就把很多的光阴消磨在这些書上。其中有席勒和歌德的著作，有荷馬的伊里亞特和奧德賽，有莎士比亞的劇本。她年岁稍大一点的时候，还讀了狄更斯和拜倫的著作。但是

給她留下印象特別深的有三本書，這三本書她真是百讀不厭。兩本是她在頂樓上找到的：一部帶插圖的法國革命史和一部瑞士聯邦解放戰爭記。她完全被這些偉大的自由戰爭的故事迷戀住了，她對村中少年們宣傳，并把書中故事搬到遊戲中去。後來她談起，“我那时扮演阿諾爾德·封·溫克爾里德^①為自由而死不止一百次”。第三本書是她在父親的書架上發現的：各個教會反抗教皇政權的歷史。其中講到薩沃納羅拉^②、約翰·維克里費^③、阿爾俾宗派、約翰·胡斯^④和無數的新教殉教者的故事，這些人都不願意屈服於羅馬教廷的枷鎖，儘管有刑具和薪堆也不肯背叛自己的信仰，這些人給她的影響非常深刻。“我在孩子時代已經從他們那里學到一個人必須準備為自己的信仰犧牲性命”，——她在成了白髮老人並且為自己的信仰盡過千百倍於她生命的力量以後，這樣說。

父親教育子女除了文學之外也要愛好音樂。克拉拉學會了彈風琴，並且非常喜歡彈。但是她更喜歡的還是單獨坐在教堂里，靜靜地聽父親巧妙的彈奏。

一年四季中，老教師時常帶着自己的子女在穿過從維德勞東南伸展到開姆尼茨并綿延到穆爾德河的森林裡，沿着開姆尼茨城和在穆爾德河谷裡散步。於是克拉拉看到了自己故鄉的美麗，深深銘刻在自己心裡。在靜靜的夏日，父親帶着他們走過莊稼地是這孩子非常歡喜的事。父親在這種散步的途中給孩子們講述谷物生長和成熟的情形以及農民又艱苦又辛勞的生活，也談到才過去不久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農民除了必須給地主服徭役外，還得從自己收割和製造的少得可憐的東西中挑最好的繳納給地主。這些故

① 阿諾爾德·封·溫克爾里德 (Arnold von Winkelried) 瑞士的民族英雄，為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爭取瑞士聯邦的獨立於1386年戰死。——譯者

② 薩沃納羅拉 (Savonarola, 1452—1498) 意大利聖多米克斯教士，因在佛羅倫薩領導人民政反對美提契而被加上異端者罪名焚死。——譯者

③ 約翰·維克里費 (John Wycliffe, 1324—1384) 英國宗教家。——譯者

④ 約翰·胡斯 (John Hus, 1369—1415) 捷克布拉格大學校長，因從事革新被焚死。——譯者

事給克拉拉造成長久不忘的印象，再加上她很熟悉當地從前的貴族，舍恩堡的伯爵，就更加強了這種印象。這些人一直還盤據着貴族領地，住在威赫賽爾堡宮，揮霍他們借口恢復農民自由從農民身上壓榨來的金錢。維德勞有他們一處狩獵別墅，他們到這裡來，在森林裡舉行追獵的時候，克拉拉看見過。他們坐着套四馬的馬車風馳電掣地穿過村莊，由打獵的隨從和一群獵犬擁簇着，帶着傲慢的神態向下看農民們。在街道上玩耍，從伯爵車前喧嘩着跑散的小孩從沒看見過他們的友好眼光。

克拉拉的双亲是怀有深厚社会情感的人。他們从子女幼时就教导他們切实帮助受苦受难的人。很多人到教师家里来訴苦，离开时沒有不得到安慰的。遇見誰特別痛苦，教師夫妇就竭力援助他，有时甚至超出自己力量之外。但对于孩子們更加重要的却是父母跟穷人不是以恩人的身份，而是以亲切的友好态度来往的，并且鼓励子女也要这样。因此克拉拉不仅和乡村小孩一起游戏，也常到乡下人的家里去。她尤其喜欢到小农的家庭去。她爱那些牲畜，在庄院和牲口棚里帮助农妇們工作。于是她体验到农家妇女的生活，从清早到深夜都堆滿了艰苦的工作，就象資本主义社会中女工的生活一样，是一連串的劳苦与重荷。蔡特金后来所以能以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屡次提出农民問題并到乡村去当鼓动員，这决不是偶然的事。

父母亲自領着孩子到最穷苦的人、雇农和織袜工人家去，也有时到乡村救济院去，去的时候母亲总是帶着几件衣服和一些有营养的湯。克拉拉到了老年还常常回想她在这些地方所見到的貧困、飢餓、病弱和憂郁苦痛的情景。她还記得她有时在乡村小鋪那里遇見这些穷苦妇女的情况，她們被灾难折磨得彎了腰，帶着沮丧、憔悴的面容，兩目深陷在眼窩里，一点光也沒有，用有气无力的声音要买三分尼^①的“腌鲱魚汁兒”“好讓馬鈴薯生根”。

至于在克拉拉的童年时代用家庭織机跟突飞猛进越来越占优

① 德国輔幣名，100分尼为1馬克。——譯者

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行過生死鬥爭的織襪工人，她說他們的房間矮得簡直使她認為父母進去的時候頭非碰着房頂不可。屋里黑呼呼的，空氣永遠是重濁的和令人窒息的，因為里面住的人很多，窗子很少，尤其是冬季很少開窗。房間絕大部分地方被襪機占去，全家人——父親、母親、親戚和小孩子從早到晚在這狹小的房間里工作，又吃飯又做飯，再沒有活動的余地。織襪工人的自由很久以來就被剝奪了，他們把自己的產品交給富裕的企業主，換來不夠吃飽飯的一點點錢。他們天天担惊受怕，唯恐已經擠垮了鄰近好多地方家庭手工業的機器也會毀滅他們的生計。他們怕工廠勞動比怕死還厲害。他們固守着自己的斗室、彈丸的園地和他們認為是自主的東西，雖然真的自主早已不復存在。克拉拉後來說，她的村莊里籠罩着的气氛跟蓋哈特·霍普特曼^①在其“織工”一劇中所描寫的完全相同。

年幼的克拉拉在那些房間里聽到很多辛酸話。織襪工人常常談起富有的工廠主企圖與英國人在世界市場上競爭，殘酷地壓榨工人，自己却過着富裕、奢侈的生活。他們的祖父輩也都是純朴的襪工師傅。但是他們首先吐露對於殘忍的中間人的無比憎恨，這些吸血鬼受工廠主的委託收購他們的產品，也象工廠主一樣靠他們的勤勞發財致富，剝削手段花样不斷翻新，甚至還要把他的少得可憐的工資騙去一部分。

她在本村所見的一切困苦和社會的不公平現象，使她長期不能忘懷。她總在想：為什麼會有這一切現象？

2

克拉拉十五歲的時候，父母為了使她和她的弟弟阿爾圖爾受到職業教育，遷到萊比錫去了。

起初克拉拉覺得不容易習慣這個大都市。在最初階段，她一

^① 蓋哈特·霍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 1862—1946) 近代德國杰出的戲劇家。——譯者

走过那些滿是高楼大厦、長得沒有头的大街就感覺别扭，每逢在早晨醒來時从窗戶往外了望，除了灰色的牆壁和一小塊藍天以外什麼也看不見，就怀念起自己的故鄉來——怀念辽闊的牧場和農田、涼爽的森林、維德河、小學校，尤其是怀念那些朋友和遊戲伴侶。但是她終於很快地習慣了新的環境。对远大世界的向往超过了乡思。况且萊比錫这个巴赫①、戈特舍德②、萊辛③、歌德和席勒曾經工作过的城市，以其古老的著名大學、規模宏大的出版業和商店、劇院、藝術珍品和美观的教堂，以其每年招徠各國成千上万的人到这个城市來的博覽會以及其工廠和新出現的工人區，提供了千百種新鮮事物，使精神充沛而活潑象克拉拉·埃伊斯諾這樣的青年不能不被吸引，不能不受感動。首先使她有了繼續求學，為自己的職業預作準備的熾熱願望。

這一家最初在城郊找到一個臨時住處，後來才在市中心，正好在普萊森堡近旁找到一處住宅。他們處境十分困難。父母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用在迫切需要幫助的人身上了，剩下的有限的東西也在這次搬家中折騰光了。父親只領到為數無幾的年金。他打算給人補課來增加收入。母親則接受了幾個學生在家裡當寄宿生。家裡時常籠罩着郁悶的情緒，因為父母，首先是父親感覺在萊比錫不舒服。使這位一生都與土地及其人民結合在一起的農家子感到不安的還不僅是大都市的生活，主要還是時代精神，或者更正確點說是新的俾斯麥國家的反動精神壓迫着他，因為它使他在都市里遭遇到很多比在偏僻的村莊更加強制的事情。

埃伊斯諾家到萊比錫來的時候，這位首相用“鐵與血”實現了資產階級的梦想，建立了以普魯士軍事國家為首的德國統一才不

① 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德國著名作曲家。——譯者

② 戈特舍德(Johann Christoph Gottsched, 1700—1766)有巨大影響的德國唯理主義文學理論家。——譯者

③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 1729—1781)德國著名文學和藝術批評家兼詩人。——譯者

过一年多一点。侵略成性的普鲁士軍国主义对法国的胜利、阿尔薩斯—洛林及其丰富矿藏的夺取，以及俾斯麦以战争賠款名义从法国人民榨取来的流入德国的五十亿法郎，使德国資產階級和大部分小資產階級都陷入狂妄的陶醉中。那是濫設公司时期。股份公司象雨后春笋般地從地下冒出来了；大街和市区突然以令人討厭的濫設公司的風格出現了；很多新的工厂建成了；土地投机給奸商和發战争財的人带来巨大財富；賄賂、詐騙、勒索成了商业生活中的日常手腕。利欲、狂妄、沙文主义和征服殖民地的梦想不仅支配着大資產階級，而且也蔓延到中等資產階級。連小資產階級的广大階層和知識分子也都开始側身于新国家，并把自己飞黃騰達的希望寄托在这个国家上。他們甘願为这个国家牺牲自己仅有的一点点民主理想。他們把民主理想和市民階層的人道主义的文化傳統一古腦兒拋棄了。普法战争以后，为爭取建成一个民主的、爱好和平的德国而坚持斗争的唯一坚定战士就是年輕的工人階級。这一点年迈而朴实的戈特夫里德·埃伊斯諾是認識不到的，但是随时随地出現的对强权和勢力的追求使他深感痛苦。他不是战士，于是就退却了。最后，他在馬太教堂代理風琴师，能够在心爱的音乐上得到滿足，这成了他唯一的快乐和唯一的修养机会。他終於久病不治，1875年他們把他安葬了。

这一家为了保証子女受到教育費尽了苦心。兒子阿尔圖尔在托馬斯学校找到了一个位置。但是时代的观念却成了克拉拉受教育的障碍；当时妇女的职业教育被認為是不必要，甚至是有害的。不过这个問題終於十分幸运地解决了。母亲在萊比錫“全德妇女联合会”不久認識了德国資產階級妇女运动的創始人路伊塞·奧托-彼得斯和奧古斯特·史密特，因此能够設法使克拉拉进奧古斯特所領導的女子师范学校。

于是，有一天克拉拉帶着書包走进設在北大街昏暗而高大的市民會館的史密特氏师范学校，受入学測驗。她登上考試室的台阶时，心臟跳動得可以听見，因为有人告訴过她，师范学校的女校